

老农

□启东 沈晖

说起我老爹的名字,当地人知道的不多,而提起“老农”,许多人都知道。

老爹个子不高、慈眉善目,五十岁刚刚出头,后背就微微驼了。他力气小,年轻时挑泥修岸就不能去,在那集体劳动的年代,他属于九分头劳力。

俗话说得好,狗熊啃地瓜,麻雀啄芝麻,各有各的能耐。别看我老爹身单力薄,人却很聪明,又是个种田好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代,生产队农作物的茬口如何调整布局?如何看天看苗施肥?如何喷药治虫?这类关键措施,队长总要我老爹商量。我们生产队是当地粮棉双高产单位,公社经常在我队召开生产现场会,经常安排我爹在田头作示范操作,介绍栽培新技术。有一次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推广粮棉夹种现场会上,喊我爹:“老农,你来说一下!”就这样,“老农”的称谓在当地慢慢叫开了。

老爹忠厚老实,吃苦耐劳。那

时候,我们生产队有个集体养猪场,大约每年养了20多头猪。可是前后换了几任饲养员,养猪都是亏本。因此,队里请我爹饲养。为让猪子吃到青饲料,春天,我爹几乎天天钻进大田给蚕豆整枝,夏天又到沟边割青草,秋天又将部分的番芋藤晒干储存,作为冬天备用饲料。他千方百计让猪仔吃好睡好,天天将猪圈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如夏天遇到台风,他就晚上住猪舍。由于我爹精心饲养,猪棚里猪子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壮,从而引来一拨接兄弟单位同行参观学习。

老爹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在我少年时代,我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在生产队里不能干重活。每当队里安排干计件活,知道我娘体力小,他总要赶来帮一把。尤其农忙季节,老爹更是忙里忙外,家务活几乎是一人独揽。每年秋天,一般白天社员们集体掰玉米,傍晚再将玉米棒子分到户。我家三口人,要分到几百斤玉米。屋里地方小,

常常堆在桌子底下。为怕堆着的玉米受热发霉,就要抢剥抢晒。老爹常常一个人在昏暗的小油灯下通宵手剥。当我起身小便,看到瘦弱的父亲,疲惫的眼神与青筋暴起的双手,想上前搭一把,他总是说:“你明天还要上学,去睡吧,我也快好了。”第二天早上当我起床,勤劳的他已将昨晚上剥下的玉米籽全部晒到了场上。

老爹人缘挺好,看到周围邻居家砌房子,他总是不请自到,搬运砖瓦、夯地基、提灰浆,常常忙了好几天,而且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要钱。进入古稀之年后的老爹,还是闲不住,喜欢帮人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人家劝他歇息,可他总是笑笑说:“不吃力!”

虽说老爹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眼前。曾经认识他的人见到我,总要问“老农”现在身体怎样?得知父亲前几年已经走了,对方总会稍微停顿一下,喃喃地说:“老农是个好人啊!”

家有设计师

□河南新乡 卞蕊

父亲退休前是一名公务员,经常加班,对我的管教有些疏忽,偶尔问起我的学习和生活,总是说着说着就板起脸来。这样的父亲,让我打心底生出一种敬畏,不敢和他亲近。

前几年,父亲退休了。那段时间我刚参加工作,他闲来无事对我格外关心,每天要被他指点工作,时不时还要挨几句批评。

有个周末,我在家里大扫除,跟母亲说:“妈,这个旧碗柜早就该扔了吧?你看,这都掉漆了,颜色也很奇怪。”母亲听后赶紧解释:“这个可不能扔,这是我跟你父亲结婚时他亲手做的!”我惊讶地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父亲,完全不敢相信这个看起来毫无生活情趣的男人,以前竟然还是个“手艺人”。

那天之后,父亲好像找到了新乐趣,他不再盯着我,而是把院子里那个小杂物间腾了出来。有时候我下班回家,见他买回来一些奇

奇怪的工具,问他,他只煞有介事地回一句“秘密”。

大概一个月之后,那个杂物间变了样,里面的一切井井有条,门口还挂上了蓝布帘子。母亲说,那是父亲的工作间,他要重操旧业了。

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短暂的心血来潮,不过是为了消磨多余的时间而已。却没想到,有一天我刚进门,母亲就一把拉住我:“看,这你爸弄的,漂亮吧?”我盯着那个柜子仔细瞧,还别说,那旧碗柜经过去漆、打磨,重新抛涂上漆,真的旧貌换新颜。我朝着父亲伸出大拇指,他神气地昂了昂头。

从此之后,父亲多了个新头衔——设计师“卞师傅”。隔三差五,父亲就会向我和母亲展示他的新作品,有时是凳子、擀面杖这类家用小物件,有时是台灯、折叠椅、纸巾盒这类精巧物品。随着父亲作品的增多,我和母亲对他的崇拜溢于言表,他的创作欲望也越来

越高。

慢慢地,“卞师傅”的名气在亲戚中传开,父亲也开始承接定制业务。外婆的龙头拐杖,弟弟家的儿童床,我家的小树造型书架,都出自父亲的巧手。所有拿到量身订制成品的,都对父亲和他的作品赞不绝口,父亲也变得越来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起来。

上周,父亲给我发来他的新作品——两个厨房纸巾架。厚实的圆形底座,上面插着一节笔直の木杆子,正好能套一卷厨房纸巾,木杆顶端用螺丝拧了一个木块雕成的小鸟,栩栩如生。我调侃他:“行啊,卞师傅,现在啥都会做呀!”父亲哈哈一笑:“照网上图片做的,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

看着父亲爽朗的模样,我真高兴他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让他的退休生涯闪闪发光起来。看来,我也要向父亲学习了,人生路上孜孜不倦,多渠道发展才是王道啊!

小心驾驶

□常州 于晓庆

前段时间,我在开车时接二连三惹出了麻烦。

6月上旬某天中午,气温接近三十摄氏度,我开车去参加同学聚会,到了酒店停车场,看到最里面树荫下的车位正空着,便沾沾自喜地把车开了过去。因担心撞上紧贴车位右边的花台,在车头将拐进车位前方向打早了,而左侧停车又偏右边,两车挨得太紧,影响开门下车,于是想把车子往右挪挪,可在倒车时稍有疏忽,没掌握好距离,撞到了停在过道另一侧的车子。我下车看了现场,虽然情况并不严重,但还是通过停车场管理人员找到了被撞车子的主人,对方看我蛮有诚意,只让我赔了二百元钱便把事情了了。

眼看就要平平安安出月了,不曾想又惹上了麻烦。一天我开车去老城区的市第一人民医院配药,当时路况很好,车辆稀少,在轻踩刹车放慢车速后,便开始欣赏起路边整修一新的花木和竹篱,没注意

观察同车道行驶的前方车辆情况。等我转过头来观察路况时,只见前面的车子正停在人行横道线前等红灯,因为距离实在太近,猛踩刹车仍于事无补,还是顶到了人家车子的尾部。这次事故要比上次严重,好在对方车主比较爽气,说最近正准备年审做车子保养,如果我愿意就给五百块钱。我考虑自己要负全责,而且人家也没狮子大开口,也便依了他。

两个礼拜后的星期天,我与爱人带着孙子去城北某高档酒店喝喜酒,当天中午另有三四档婚宴在此举办,一时间二三百辆小轿车和十余辆大客车排到了运动场看台背面的停车场。婚宴一散场,客人们争先恐后驾车驶离。当我把车子开到离出口仅五十米处时,突然一车从右侧斜刺里冲了过来,想插到我的车头前。我一向看不惯加塞插队行为,自然不肯给插队的车子留空隙,岂料刚

松了点刹车,就碰到了前面的车子。只见前面车子的车主迅即下车查看情况,因为他开的是辆底盘比较高的SUV,我车子的牌照上沿刮掉了他车子后保险杠的一块面漆。看得出来他很心疼自己的车子,但处理事情仍很冷静理智,经过一番商量后,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让我暂给他转六百元现金,等把车子修好后再多退少补。五天后,他把修车的发票拍成照片发给了我,还把剩下的300元退给了我。我后来得知,他是个很有素质的退伍军人,刚安置工作不久,车牌上了还不足一周呢。

那天回家后,我便思忖起近期接连发生的这三起事故来,看似疏忽大意、分心走神和情绪影响所致,根本原因还在于思想麻痹,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不像去年初刚拿到驾照时那样小心谨慎了。开车非同儿戏,切忌心不在焉、盲目自信和意气用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雅事温存

□泰州 王太生

明代高濂《四季幽赏录》中有“冬时幽赏十二则”: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山居听人读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观晚炊。

隔着四百年,古人冬天12件雅事,纸上拂过,终不觉得远,其乐融融,让人觉得雅致温存,意犹未尽。

连续多年的暖冬,让我忘了曾经挂在屋檐下的一串晶莹剔透。从前,天极寒,河面封冻,儿时的我曾在家乡被冻得严严实实的小河河面上溜冰,打陀螺。最羡慕老高,那时家住钱塘,雪后初晴,家童划着小船,船桨敲击冰片,发出清脆声音,那种怡然自得,怕是其他人所得不到的,老头儿不禁拍舷而歌。

从前日子慢,冬天骑一头毛驴踏雪寻梅,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一头蹇驴,走起路来,腿脚不太好,倒是与我相宜相配。高铁年代,梅花年年开,无奈毛驴不再有。

风雅钱塘,去过几次,却不知三茅山在哪里。反正西湖周围有不少山,古人看宽阔的江面升起漠漠寒烟,重重的山峦盖着皑皑白雪,江上片片帆船如银梭飞渡。隐在树林中的村户,屋瓦似寒玉般晶莹。这样就想起有年岁末,一次偶然的机,我滞留在越中山间,此时刚好雪霁,但天阴,山树如钩,山峦犹翠,即便是在冬天,犹有水墨意境。

冬天的12件雅事,无法一一亲

溪水向东

□湖北宜昌 刘玉新

初冬的阳光,一路洒在泉溪河,平和而带了温情。近处的溪水、河滩、草地,稍远些的地方,隐约现出三三两两的房屋,间有乡间别墅,红瓦白墙。一切都那么安详而宁静,村庄已入冬了。

这是去往岳父家的路。从津洋口镇集到三渔冲岳父家不到三公里,一条清浅的小溪,潺潺向东。路与溪,平行向前,曲曲折折,拐弯的地方,总是簇起一片林子。周围是平田、山坡、林地,山湾湾里,偶尔也有一大片房子。

这一走,就快三十年了。1993年的时候,去一趟三渔冲,有时骑自行车,有时走着去。土公路,路面窄,凸凹不平的地方不少。溪水潺潺,从身边淌过。两个孩子总能在晴日里,光着脚跑在鹅卵石上,一边咯得尖声怪叫,一边快乐得像只小鸟。我们常常坐在溪边的石头上,看他们兄妹戏水,看他们逗着鱼转圈儿。村庄在身后安静地卧着,远远近近的地里,有人吆喝着大黄犊在耕田,鞭子在空中响起,“叭叭”的。有人挥着锄头在伺弄菜园子,那一带的葱花蒜苗,绿油油的,逼亮了你的眼。

好一幅田园山耕图啊!

又一个十年过去,土公路变成

历,非此时彼地的天气环境,色彩、温度,快乐的成分,不能体验。

上了岁数的人怕冷,冬天坐在山间的屋前晒太阳,此时茅草屋檐下的一丛梅花开了,有一邻居健谈,糍粑烤好了一起吃,还自娱自乐,说书给人听。开心时拍手,不知不觉,天色已经黑了。

冬日漫长,它的快乐,有点随性而为,随意不受约束的意思。雪落松上,雪在石上,执一竹帚,扫雪烹茶。《茶经》上说,雪水烹茶,乃上品,茶汤清亮,茶味香醇,此时再拿出一张古画,细细品茶,慢慢赏画,此不失为人生之大乐趣。

飞雪是有声音的,扑入竹林的声音最雅。寒夜,听雪敲竹,这样一种天籁,非快乐之心所能洞察,非常人所能体验。这样的夜晚,人不眠,听雪花飞舞的动静,竹子发出窸窣之声,内心温暖,快乐而轻盈。

除夕晚上,杭州城里家家户户都架柴燃烧,火光照亮了天空,敲锣打鼓,放炮点焰火,称之为“松盆”。此时有着幽雅情趣的人,登到吴山的高处,往南北一望,只见红光万道,火焰冲天,一片火云把街巷照得如同白昼。是啊,心情大好,冬将尽,春天不远了。

人生只合钱塘老,雪霁的傍晚,约二三好友登上古城楼,天光瞳瞳,四野洁白,泛着清幽之光,俯身低头,才发觉一座城池,早已半城青山,半城水,炊烟袅袅,升腾人间烟火。

古典之雅,那些普通人的快乐,经过诗化与升华,而获得境界,变得与众不同。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1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